

管子傳

漢司馬遷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
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
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
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
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

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龍蔡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焉



管子第一

牧民第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任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
 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
 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
 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
 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
 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
 祗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

經言一



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

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

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

堂是謂賢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即古今一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必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而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鴻鵠鏘鏘唯民歌之齊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質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犧牲圭壁亦足以享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弄之道非躡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遊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平原之隈奚有於高山之隈奚有於深些衡言之人勿與往大無臣者可與遠舉顧憂者可與致

道其計也遠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者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饗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墜崖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樞逢殃朝忘其事名失其功邪氣龍衣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

行衣冠不整則質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

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死怨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烏之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母與不可母疆不能母告不知與不可疆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

與之友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第三

經言二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

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甚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

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入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

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
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
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
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
吾民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
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
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其積寡而食多
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
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

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
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
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力治也故野不積
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
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
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
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
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
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

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

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一則百姓疾怨

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

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立為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明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
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
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
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
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
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
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
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

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
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
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
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
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
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
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

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貴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日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

於上而治墮於下正道損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
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救獄孤寡無隱治
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
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
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
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
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
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

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
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於成國
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
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
畜不育於家瓜瓞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
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
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
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

瓜瓞董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墻塞匿一道路傳出審問閉慎筦鍵筦臧于里尉置問有司以時開閉問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問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

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雋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賞及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

吏在朝者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
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
若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
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既布
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
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
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
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已
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
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

右首憲

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
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知明之
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
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
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
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

管子 卷第
清脩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
旱有所收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
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執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
論百工審時事辯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鈞脩焉
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穡生則有軒冕服位

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墳壟之度雖有賢身
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
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
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
工商賈不得服長鬃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純不敢去運
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廉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
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公金玉貨財之說勝則

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節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足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夫道之所期也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今則行禁則止憲之所

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審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管子 卷一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
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器之制也五者其理
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
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
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
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
天地莫之能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
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
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

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
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
有道

右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
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
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為事
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
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
道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定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應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也。且盡而後

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籜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

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
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
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
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必實數

方六里命之曰異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
有市無市則民之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
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
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
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二
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

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
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
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二制當一鎰
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
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斛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
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
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寵為十篋其商可
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
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脩

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經正也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二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

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探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

管子 卷第
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多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有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上為一下為二

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美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右失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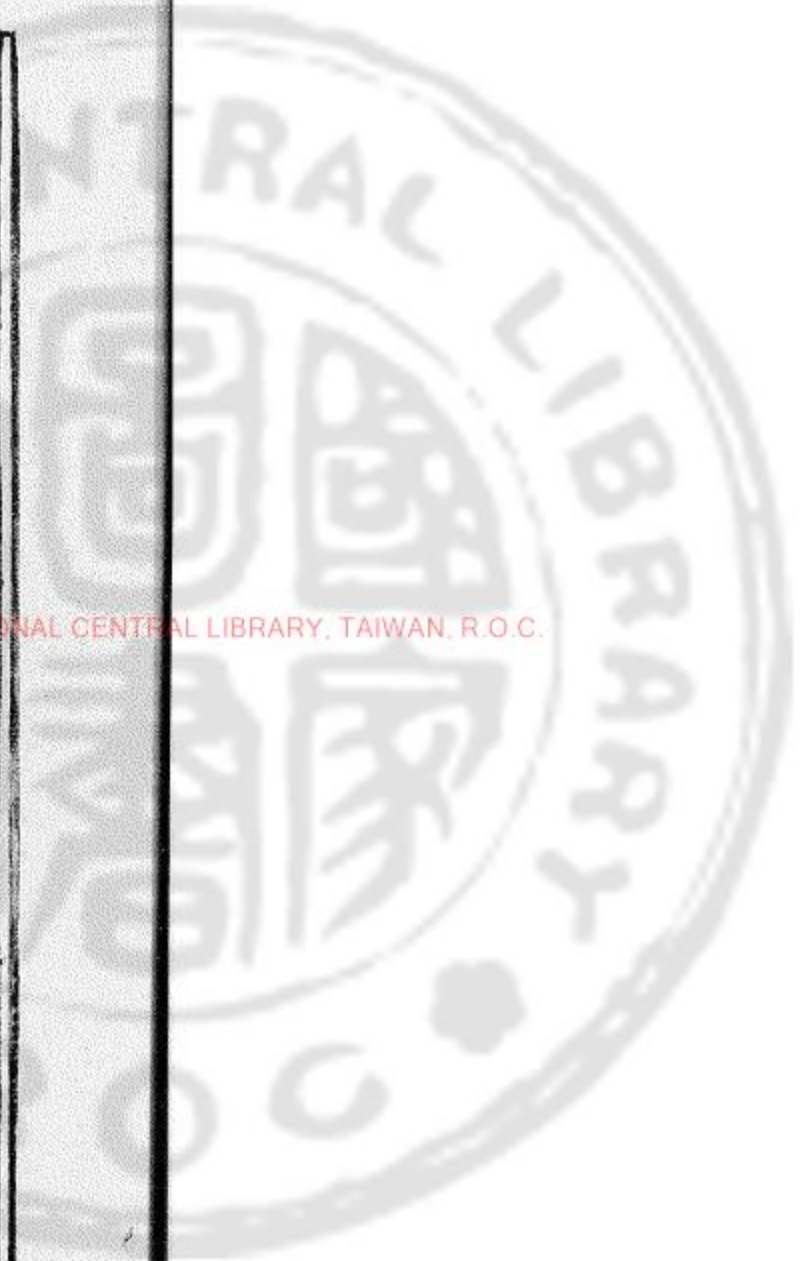
右地里

管子卷第

管子第二

七法第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



管子 卷三
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
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
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
生物雖不甚多皆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
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
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
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
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
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
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

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
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
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
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馭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
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
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
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眾不
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馭眾移民不知決塞
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
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
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
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
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
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
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
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
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
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

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人君泄則
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世主
所貴者密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
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
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密
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
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
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
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
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

管子 卷三
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
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
陳之士皆自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四傷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
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
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
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
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

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
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
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
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
道非廢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
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
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
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主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
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

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
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
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
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
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
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
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
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

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
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正不
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
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
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
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
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畜積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
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
人如獨行有蓍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

圖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諉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離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

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經言七

凡將三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二經既飾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置直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廉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

曰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審用財慎施
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濫用力不可以苦用財濫則
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
得禍乃始昌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赦殺僂
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頃卒怠倦以辱之
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
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不公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
任於四時悅在愛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脩近閉禍在
除怨脩長在乎任賢安高在乎同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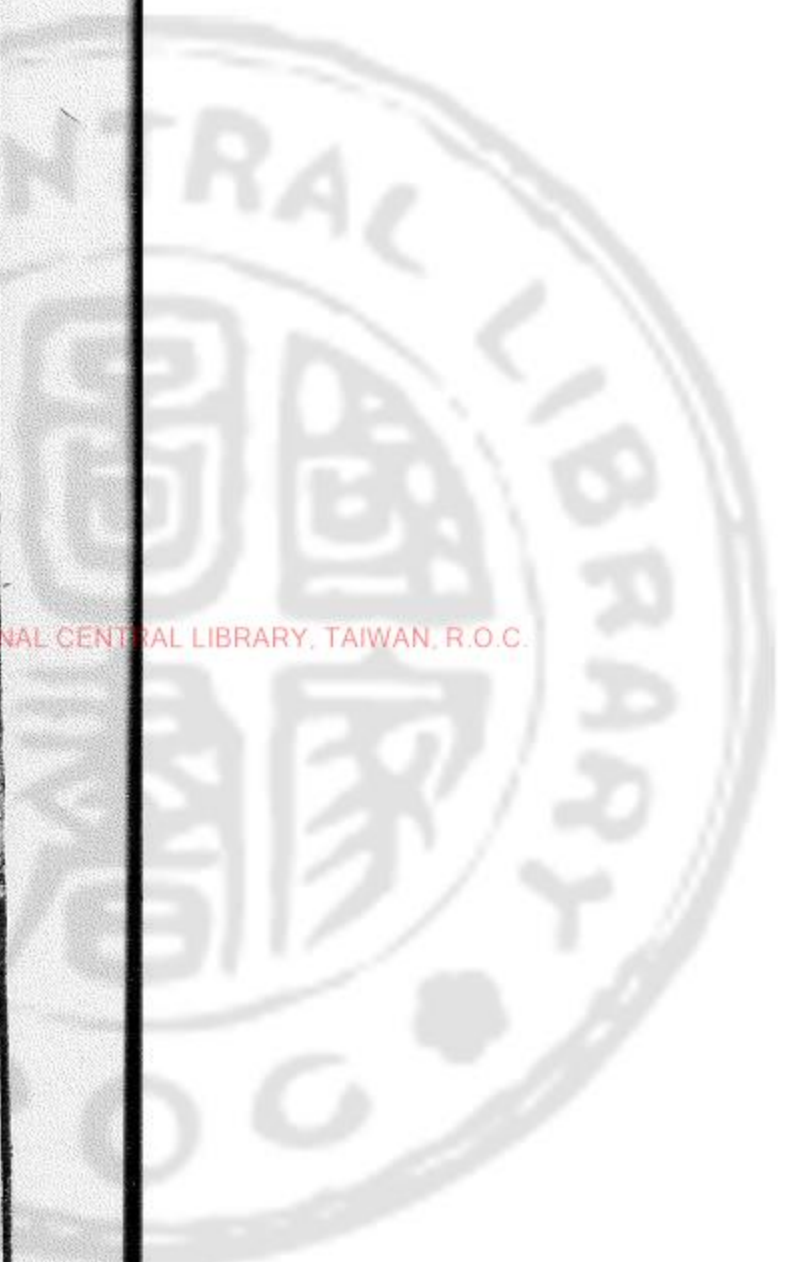
管子第二

管子第三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
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穀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
火寡藏溫濡行歐養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
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
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
材祿能則彊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
俗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
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



管子 卷三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
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
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
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
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飭勝備威將軍
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采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甲尊之交四富
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疆弱之應八存亡
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劬畧凡數財畧殺侈以聚財勸勉
以遷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報威必明於中此

居圖方中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闡十二地氣發戒春事
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間
十二清明發禁十一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燔氣
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豷養
垣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圈弱
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
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

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郅賜與十二中絕收
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
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簿純行薦厚坦氣脩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
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
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
十二小卯簿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
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

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
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鉞坦
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脩鄉閭什伍量
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
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丞泄十二始寒盡刑十
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
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
服黑色味鹹味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
藏慈厚行簿純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

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後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母之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脩道路偕度量二稱數五會諸侯令曰脩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八會諸侯令曰立四議而母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

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命馬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脩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二千里之外諸侯出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聞知勝定選

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
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定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
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
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
未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竄立於謀故能實實不可
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
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音則其攻不待權與明
必勝則慈者勇哭羅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

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飭習早器善習且五官謹修三官
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
成用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
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
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
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
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
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說謀詭禁不
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

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必治擊亂必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厄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御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田之以道養之以德畜田之以道則民和養之

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旗物尚黑兵尚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

管子 卷三
六
察於先後之理則空兵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幻官圖第九

經言九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白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

鏡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問男女之玄田脩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官府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木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御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玄田之道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
 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
 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有十二小暑者終二暑有同事
 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
 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八刀而案貴於群臣有司
 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
 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皇色味甘味
 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裸獸之火爨
 藏日滯行駭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
 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
 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脩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
 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
 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安思之以惠親之以仁養
 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
 以事致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
 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

管子 卷三
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黎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為用
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
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飭勝備威將軍之守
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
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
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
九練之以散群備者凡數財者殺侈以聚財勸勉以遷
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
方中

右中方本圖

冬行秋政露行夏政雷行春政丞泄十二始寒盡刑十
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
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特節君
服黑色味醜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
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器成於侈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
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
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役再會
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
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母之耕織之器四會

諸侯令曰修道路脩度量稱數毋征數澤以時禁發
 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
 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之官請四
 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
 之焉養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
 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
 有為幣九會六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
 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
 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二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

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命三千里之外諸侯世
 一至置大夫以為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
 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
 必明其正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
 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
 其次一之大勝者積眾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
 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容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
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
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計財勝定聞知勝定選
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
勝定依奇勝定虛實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
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
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
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密立於謀故能實不可

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儉山河博
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
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
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飭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
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銘器器
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
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
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

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
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
之以德守之而後修睦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
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
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
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
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
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
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
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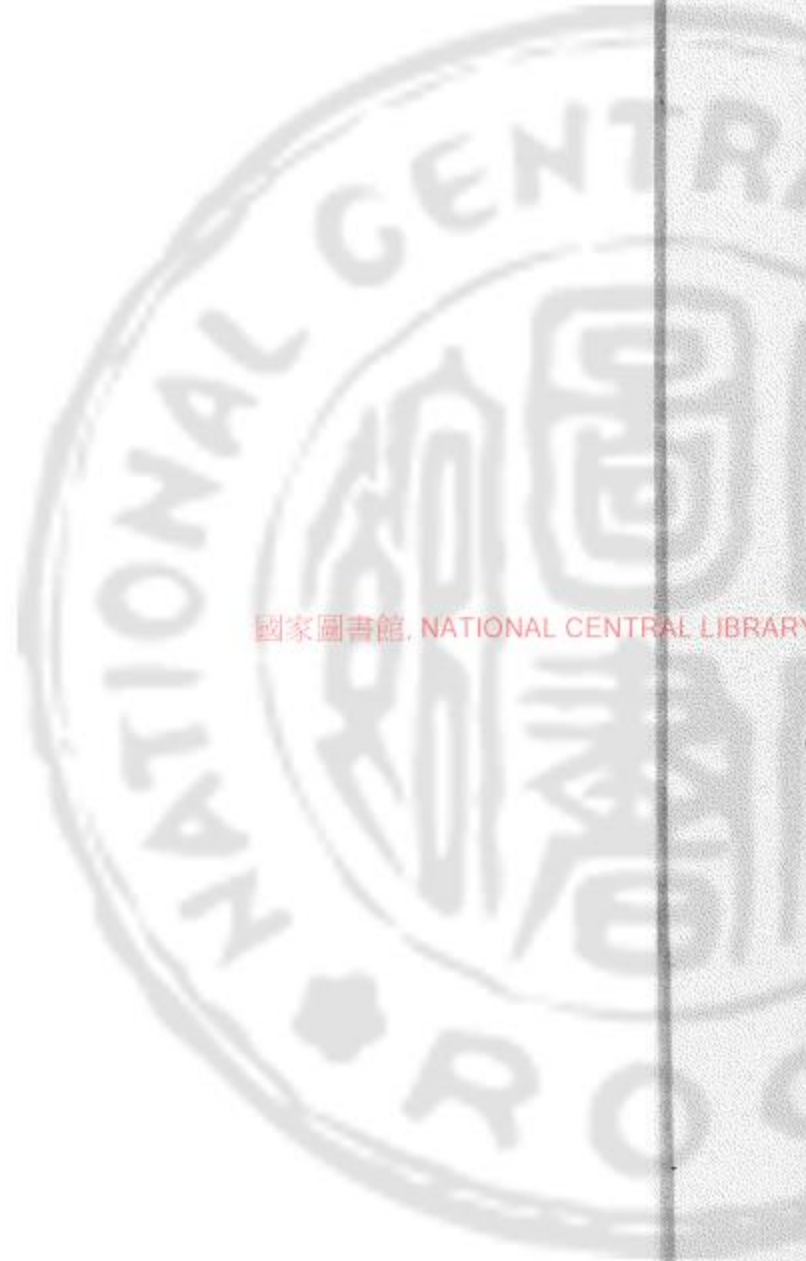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闔十二地氣發戒春
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土義氣至修門
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
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燧
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襲火藏不忍行歐
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疆國為圉
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
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塞害鈹器成不守經不知教
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
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
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馬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
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總謀詭禁不
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
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管子卷第三



管子第四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園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



管子
卷四
五輔第十
外言一

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
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
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
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
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
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
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飲食菜薪之上彌殘苟而無
解舍下愈覆鵠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

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
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
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以六
興者何辟田疇利壇宅脩樹執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
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
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渚渚潰泥滯通鬱閉
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
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
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
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

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誦以辟刑僇纘賁省用以備飢饉敦悒純固而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

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有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有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悒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信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

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上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

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

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
流故曰凡入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
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軀危殆非生於淫諂者未
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
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
聞也曰實墮虛貌田疇脩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摶衣
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
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脩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
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彊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
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苛於民待以忠愛

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農以勞
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文陳於前女以巧矣而
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裂天袂列文繡染刻
鏤削雕琢采闕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稅古之良工不勞
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
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菘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
德長明乃指指乃明奮乃冬明指乃大行毒而無怒怨

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
堯也母訪于佞母莠于諂

母育于凶母監于讒不正廣其荒不用其區區鳥飛准
繩護克未衡易政利民母犯其凶母適其求而遠其憂
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
而履深而迹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擗擗當則擊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
子左臣任力勞故立子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

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
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
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
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
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
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
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
矣故名之曰不德

懷繩與准鈞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天繩
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鈞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

賢相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故諭教者取辟焉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所謂是而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減盡也留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成功之術

必有巨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

春采生秋采菘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誦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反於寒暑者之蓄留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彊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

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明迺迺乃明迺迺乃大得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間筮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即肅士祿豐即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古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取一焉故安而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然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怨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母蓄于諂言母聽諂聽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母使暴使暴則傷民母監于讒言母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

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
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
曰其為然也深是以威盡焉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
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
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
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
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
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

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
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故聖
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
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為
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謹言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
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
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
以知則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
則告聽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

管子 卷四
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愒愒過以愒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室室乃怨怨則凶故曰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養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妄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對怨遠其息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好音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消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

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窮通于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政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况其功歲有

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
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
灑而不盡薄承灑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
不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
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
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善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
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
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
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故名聲耳不息夫天地一

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則擊言苟有昌之必有和之
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景不為惡
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
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只有橐天地天
地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
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
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出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
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
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富而聖人之道富貴以富美謂
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

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二者不可不慎國有寶者器有用城郭險阻者藏寶也聖智器也

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凶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王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疆之疆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疆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

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彊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背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約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約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為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

便也時也利也出為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境則邊境安邊境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主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至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

管子 卷四
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
士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
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
功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
若亂絲遺遺乎若有所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
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
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
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懲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
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

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
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惡者美之克也卑者尊之克也賤者貴之克也故先王
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
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
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而二陰
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
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成乎能勅乎能
隱而伏乎能而變乎能而變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

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始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始其明刑而殘其士者始諸侯倣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

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

管子 卷四
者其唯尚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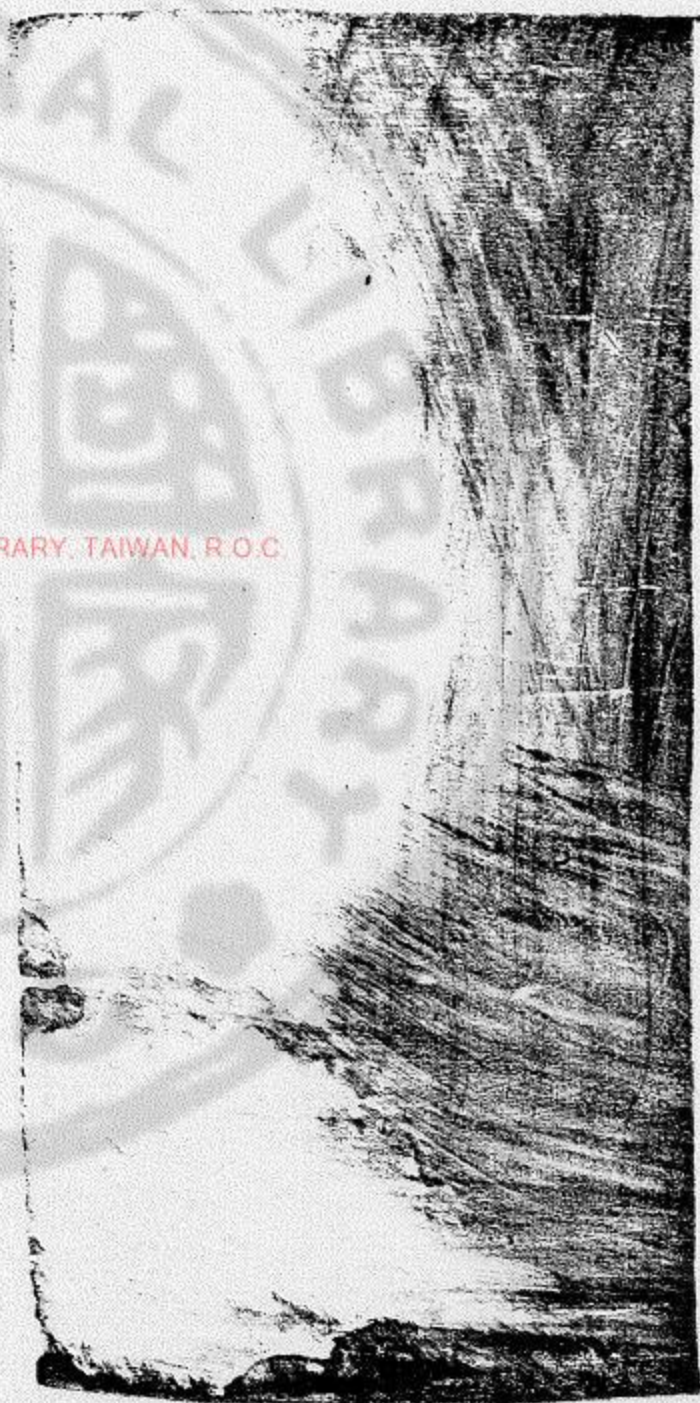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守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

有事事也丹事亦事也五畏事不欲繁事五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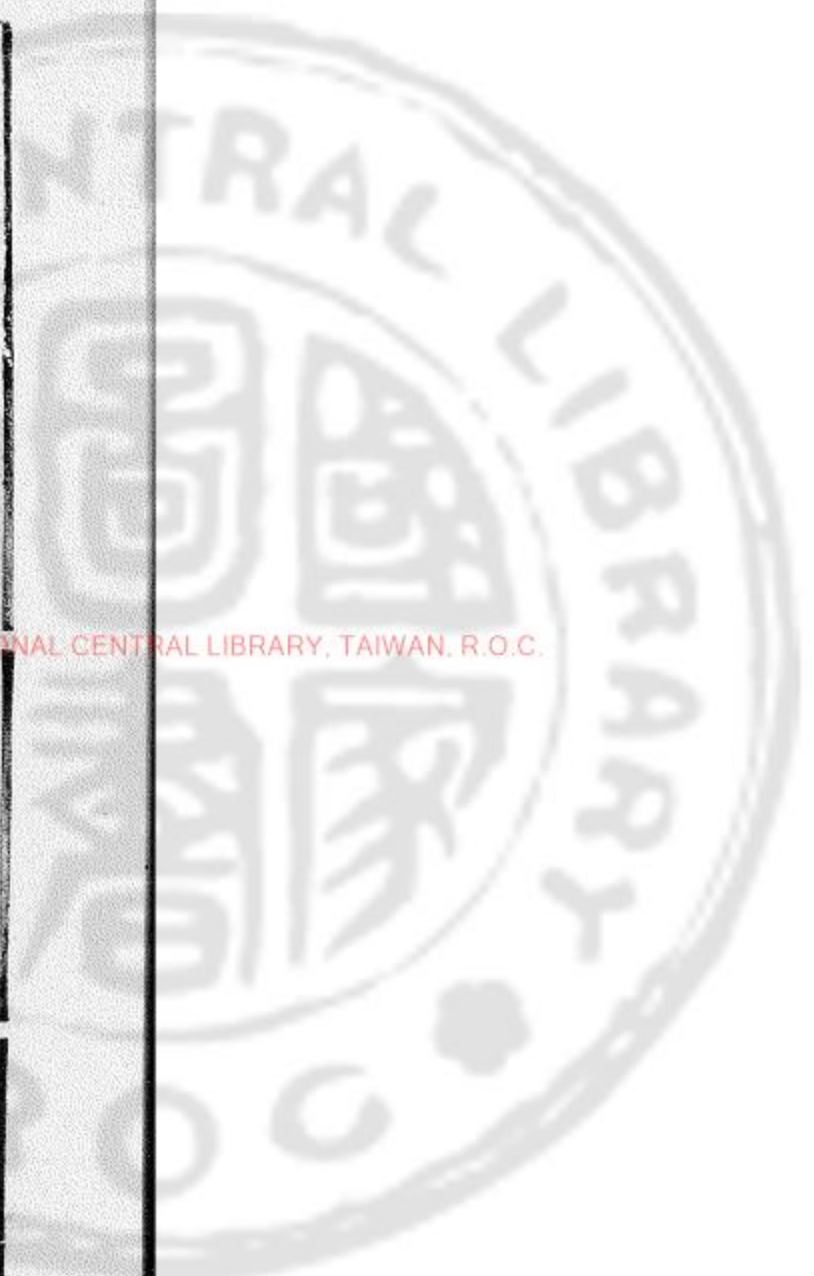
四

七

粹子第五

八觀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
閭閻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
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邇則姦道踰越者作里域橫通
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
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執不得
為非則姦邪之人慙原姦示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
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
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



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
閉其門塞其塗矣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
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
肥荒者不必燒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
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
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
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
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

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
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
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棗麻易殖
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
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
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
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
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

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
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
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
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也步行者
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修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
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知日生姦知生則邪巧作故姦邪
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
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且異即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
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忌視宮
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後觀臺榭宮室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
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
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
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
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
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
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
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
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
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亡三之

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美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三
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
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
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
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
必有時國雖充及與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
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止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
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
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

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土上用財母已是民
用力母休也故曰其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母餘
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
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
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後觀臺榭量
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
也州里不耳聞閭閻不設出入母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
盜攻擊殘賤之民母自賧美食谷水巷擊井場圃接樹
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母自

管子 卷五
正美鄉母長游里母上舍時母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
嚴則齒長輯睦母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
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
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母法制百姓群徒不從
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
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
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
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
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則上令輕法
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
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
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
上母以勸眾美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以
事君至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於敵國矣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
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

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右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疆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

管子
卷之
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取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然於已者聖王之禁也

聖王既收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欺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

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入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上當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

也故國之危也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
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
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
之禁也脩行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舉母
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舉人則以
為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
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
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其祿甚寡而資財其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

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
列二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為亡資
脩田以為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
為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
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
隱行僻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道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
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
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
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僻而堅言詭

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營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雖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

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

管子 卷五
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日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
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
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
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母罪行之者有罪是
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
也益損者母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
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令其利之人
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
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
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

穀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
鏤相樛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
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纂組相樛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
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母分
後相樛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
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
富為榮華以相樛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
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

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母實虛受者朝之經
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
令母上拂之事母下比之說母侈泰之養母踰等之服
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
謂民之經產畜長樹執務時殖穀力農墾章禁止末事
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母功虛
取奸邪得行母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
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
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
二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

國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糜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
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
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
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
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
施於卑賤三二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
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
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
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

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天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

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無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重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母以使下非斧鉞母以威衆非祿賞母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

聽而可以得存者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母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母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

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五

卷五

管子卷第六

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為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

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
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之過也

民母重罪過不大也民母大過上母赦也上赦小過則
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
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姦不勝矣故
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
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
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

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
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
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
以刑罰則為入上者眾謀矣為入上而眾謀之雖欲母
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
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
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
必竭數也

明君在上位民無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母恠嚴毋雜俗
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議者盡誅故疆
者折銳者挫取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
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
議自貴今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
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
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
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
民從鬪士食於功則衣輕患而倨敵上尊而民從卒輕

患而倨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毋赦者座睢之礦石也

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
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
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
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
而王不難矣

管子 卷第三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又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不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祭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下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

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

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奈何曰
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
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
不誹謗民不誹謗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
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
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
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
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
恐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
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

慮害已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
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凝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
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
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
使之民不敢轉其方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
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
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
者不與人慮始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

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蹙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道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羊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

子期羊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殺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

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
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
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
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
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
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
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
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
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

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
矩而正方圓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人也曰人君也
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意
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
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
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
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殺
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
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

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

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士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

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臯陶為李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

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入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二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

之臣去亡矣彼智者智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忘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

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

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
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
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二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
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
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
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
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

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
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
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阪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
則行山九曰舉隼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
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
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

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
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
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
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
恃固不拔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
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一氣
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置進無所
疑退無所置敵乃為用凌山阬不待鈞梯歷水谷不須
舟楫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貝不

獨入故莫之能止寶貝不獨見故莫之能歛無名之至盡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
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也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
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
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
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
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
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
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致

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聖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聖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管子卷第六



管子卷第七

大臣第十八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紀公子小白

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臣佞

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

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

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

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

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入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



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
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
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
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
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
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
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
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
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
死一亂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

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
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倘行管
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
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
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立后繼無知
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
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
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

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於齊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使公子彭生乘魯晉侯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晉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然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除之齊人

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於徒人費費得也鞭之見無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闔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管夷吾易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納公子糾戰於乾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

劫魯使魯人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不爭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也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

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亂也亂之不死而况君乎若君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曰先及恐註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曾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之用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仲天

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主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矣子主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主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剄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乃易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知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復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

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子莫勿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其從於鮑叔而言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乃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

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管仲再拜稽首而趨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弒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公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

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
大敗齊師公怒歸生晏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
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脩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
矣內奪民用士勤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
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
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
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于霸今國
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鮑叔
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
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

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國死者衆矣
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
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
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脩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寡
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
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
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
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園之安能圍我四年脩兵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

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無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若魯弱於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弼堅天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厲劍管仲又諫曰君必

不去魯何用不兵曹劓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厲劍曹劓亦厲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劓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弼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

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多詐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若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叔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緣令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八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

於虜桓公且封之隰朋實足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近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實矣猶有其名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酒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傅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請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大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

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
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
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於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
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
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令為西土衛國之教
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
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迓而訓於禮季友之為人也恭
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
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又巧於辭不好
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

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方於衛游季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
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
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
後故敗狄其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沂者以其縣分之
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為
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
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
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
斬孤竹過山戎顧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二年之食安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子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由妻母貯粟母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

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爭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響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價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士弗鄭為

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
邊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以委客與有司別契至國
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
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
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
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及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
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不能野原及多發起訟驕行此
二人者為下令晏子進賈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

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
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
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
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
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得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
上而見於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
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及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更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管子卷之七



管子卷第八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
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木
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
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
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
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
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公

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則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發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試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

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通而有者亡矣古之墮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其桓公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進公不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

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治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急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無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實重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

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鈞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君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且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

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函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在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政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齊魯君之賊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僂魯也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

之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乎曾君
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鮑叔安而哭之二舉施
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以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
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曰相公子小白先入得
國管仲乃易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使魯敗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入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乃易囚管
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顧以
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德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
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
堂阜之上鮑叔後而浴之二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請纓

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退之自垂纓下
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曰應公之死殺之黃泉死且
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
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
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而戎士凍饑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倡優
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
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柰何管
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
其名合群國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

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亂之以刑罰糞
除其顛塗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
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
可得而百姓可御矣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
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
以國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十五農之鄉十公帥十一鄉
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
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廩山立三衡制五家為
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

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
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
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
政聽屬文政听鄉各保而聽母有淫泆者桓公曰定民
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也不可使離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亂是故聖王
之處士必於間燕處農必就田樹處工必就官府處商
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暮從
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及乃奠擊亭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耨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日暮從事於田塗稅衣就功別苗莠列䟽漱首戴笠蒲身服襪禊體涂足具其屨履畫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材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

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罪其告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相高以知事日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寒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旌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竒怪時來珍異物

管子 卷八
七
聚日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
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則
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無奪農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
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齊家挨使相連以事
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故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

矣省刑罰薄稅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於使教國則民
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
而以親則使而可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陳力尚賢以勸民之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
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
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
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
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
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
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

甲兵若有征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閭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五鄉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二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足以相識目以相見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於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於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

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其鄉里而有考驗廼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特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鄉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佐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出嫁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

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旃則宥三則不赦公文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聽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文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奉勇於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文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孝於父母

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定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君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一戰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戰小罪入以

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二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搗試諸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其為理審威為田隰朋為行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然為處魯徐開封處衛區尚處燕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其疆場及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弊以極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使海於有弊渠弥於有渚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柴里使海於有弊渠弥於有渚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弊渠弥於有

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至南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其半存魚暴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汶山使貢絲於室成周及胙於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附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單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太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

諸侯飾牲為載書以折言要于上下薦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鬪兵不解鬪殺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母下拜桓公乃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邑祥柯屨不度雕題黑

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里我昔三代之受
 命者其異於此乎管仲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集
 鳴鳥鵲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其屢中時雨耳
 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蓬蒿藜
 糲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
 龜假河出圖雉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具一有者雖曰
 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女四天子羞
 遂下拜祭苾芻賞服大路龍旂九游渠門赤旂玉子致胙
 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曾

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
 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隸內之
 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隸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
 以散亡故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於
 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
 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
 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大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
 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

管子 卷之四
侯之使垂橐而入墉載而歸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與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墮而不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楚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鄆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之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

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茲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小國諸侯不卑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

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義光德繼法紹於天下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芥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鬻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子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奕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六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

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

管子
卷八
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
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狀足恭而
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
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
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豸章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
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
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宿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

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此然而以易夷
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管子卷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
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
時而來四方而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
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
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
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
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
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

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事矣桓公變躬迁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者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

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首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夷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簾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

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出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令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

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炳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不得東流水深城墜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

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誰能為我交
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
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
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
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仲父何不遂交
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燠焚鄭地使城
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
雄居室如鳥鼠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
山之西水深城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
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

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
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
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
攻楚言與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
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
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
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母置妾以為
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水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
而舍使軍入城鄭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於
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躡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

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
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
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二九合諸
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
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
屬四海時匡天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輕國
重之亂國并之暴王殘之侈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
王之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夫王者有所獨

明德其有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
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
道霸王之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
有焉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乎天下有
事則聖王利也國危則聖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資
鄰國之不當舉也舉而不當此鄰國敵之所以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
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
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
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八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

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豈故聖王卑禮以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姦佞之罪邢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執物利之會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勿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聖

而攻國破大而制利大本而小標峯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強助弱困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已獨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

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強而不復者故曰弱衆而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陵節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故親觀者觀君觀君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后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第擇衆是貪大物也是

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心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心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逆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其滿德也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強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重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澤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首國小而都大者弑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人君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

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則
亂之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
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
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故王之
夫善用國者因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
勢國之弱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強國衆合強以攻
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衆而言王
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者敗事之謀也夫神
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至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
形以立功名者無有也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

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
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
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
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
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
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
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實而攻虛釋難而攻易
夫搏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舉
國而失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強信功得
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

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隣國者亡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

則士輕死節士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然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

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
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
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
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
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
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
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貴
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
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群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
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
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
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
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室於鄉里者何物
也問士之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
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者幾何人處女
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
有幾人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
者幾何乘處之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助衆莅百姓者幾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
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入城粟軍糧其可以行
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
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
衣夾鈇鈎弦之造戈戟之繫其厲何若其宜脩而不脩
者故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
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丑伐材用毋於
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人有餘兵詭
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其老而死者
皆舉之其就山數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

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濬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
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滂雨而各
有處蔽閭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
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
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整選人者何
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甚於家
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之生利也何物也所築城郭
脩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入之地守者何所也
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管子

卷第九

三

管子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斃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嚴以嚴尊生此謂道之



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思者莫如口
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
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者管仲對
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聰明當
物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
止聲色之淫邪行仁守體遠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
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
下為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
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

草茅之中而無備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
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
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萬物化君
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
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交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知其寡博學而不自
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
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廬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施弓脫釵而迎
之曰今天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異

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於天下非皆二子之
憂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
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特人患飢而上
重厥焉人患死而急刑焉如此而又近色而遠有德雖
鴻鵠之有羽翼濟大水之有邑也其將若君何桓公蹙
然後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
之以時則人不患勞矣人患飢則上薄斂而人不患飢
矣人患死而上不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
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
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接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

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間二
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
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孤之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
言也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桓公明誓言為令曰老弱勿
刑參肴而友弊關機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
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三
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
門傳施城北伐山戎出爇與戎救布之天下果三匡
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辨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

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晁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晁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桓公曰鮑叔之為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人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處不惡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

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矚矚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質胥無之為人也好善審戚之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訕質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訕審戚之為人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訕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平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君也其身死舌

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君必歸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嗥嗥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部有狗嗥嗥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部有狗嗥嗥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

公去易牙堅刁衛公子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
宮中亂復反堅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
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
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堅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
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
侯以伐齊戰于獻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
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十四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環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
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理

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瘞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
形之出入相錯者壘巽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
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
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知知能知能不知
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
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
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入主之任也論功勞行
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
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
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

事也

參軍第二十八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
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謂懦弱此比自有失彼
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殺有罪故上殺不辜則
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
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
亡則宜有外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
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
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

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
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
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之兵計三籌當一至
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一戰之費累伐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攻城為邑主人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
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
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
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
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者同實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待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上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政千里徧知之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敵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則敵人戒苟聚則眾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軼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鏃則刃游間也

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至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能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以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以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警程事律以論法辟衡權升斛文効不以

私論而以事為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
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熬忠信者不得善也而
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
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
爵之尊由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
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
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
廉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
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

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
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
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
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
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
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
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為人君者履德於
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
之以足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則國家
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

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
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
令而動者也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
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
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洪筭籍以
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
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為人君
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
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制

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
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
任而復合為一体是故知善入君也身善入役也君身
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
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
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
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入舉
姦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
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
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

可勝救也而國未常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下及上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

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浸久而不知姦姦心得積無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同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比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

有定度衡儀以尊位主衣服繡統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夫尺一綽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彼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夢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

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臣謀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濞而百姓不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

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偽之心故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至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嚴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

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只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便不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明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

管子
卷第十
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
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
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
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下交期於正則百姓
男女皆與治焉

管子卷第十

管子第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彊虐而暴入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非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遠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諉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致賞則賈致罰則虐賈賈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



管子 卷五
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是故明君飾食飲芻蕘之禮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政旌之以衣服寫之以國裏貴之以玉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其盪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得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夫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墳然

若一父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比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

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民所君也
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三務不布
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
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
穡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
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
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
相執要夫夫執法以救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
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昔者

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遠非
索辯以根之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此禮
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
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
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
為之驅也明君在上僻不能意其食刑罰亟近之大臣
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
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惠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危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管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

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智定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渾渾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

管子 卷一
四
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刑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人君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下匡之主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原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道二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事

無為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項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

管子 卷五 五
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姪命婦宮文蓋有
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
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圖效昭公威私
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執不並倫爵位
雖尊禮無不行選為都佞冒之以衣服旌之以釜臯旗所
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却讒人不敢作矣故其立
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五相德而
周然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詆而聚
立者無鬱怒之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

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
德弁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
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
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臣朋黨
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
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
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分兄弟亂曰偏

黨大臣亂曰稱述中民亂曰龍諄諄小民亂曰財匱財匱
生薄龍諄諄生慢稱述黨偏妬分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
亟近則內定矣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
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豐竊以職
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什伍以徵近其罪
伏以固其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
舉則立及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
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則士反其情矣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母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

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
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
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
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彊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
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聖人得利而托
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
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三嬖
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然氣於面不能以為好我且惡
面而盛然氣焉然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克以求

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是以長者斷其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擣故繩可

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毅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管子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人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使而化之惡父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使而化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而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
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
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也公曰仲父命
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
人敢不從乎管仲捫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
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唯丞嬰兒
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宮喜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
治內人情非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

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
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
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
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
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憐乎乃復四子
者處基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
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得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其
齊國塗十日不通美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美食
將不得美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

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捧盃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東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二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悒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

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盡在君所矣君乎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悒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

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縹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不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眾所怨詛帝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

政既輕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仲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宿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擇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諛匿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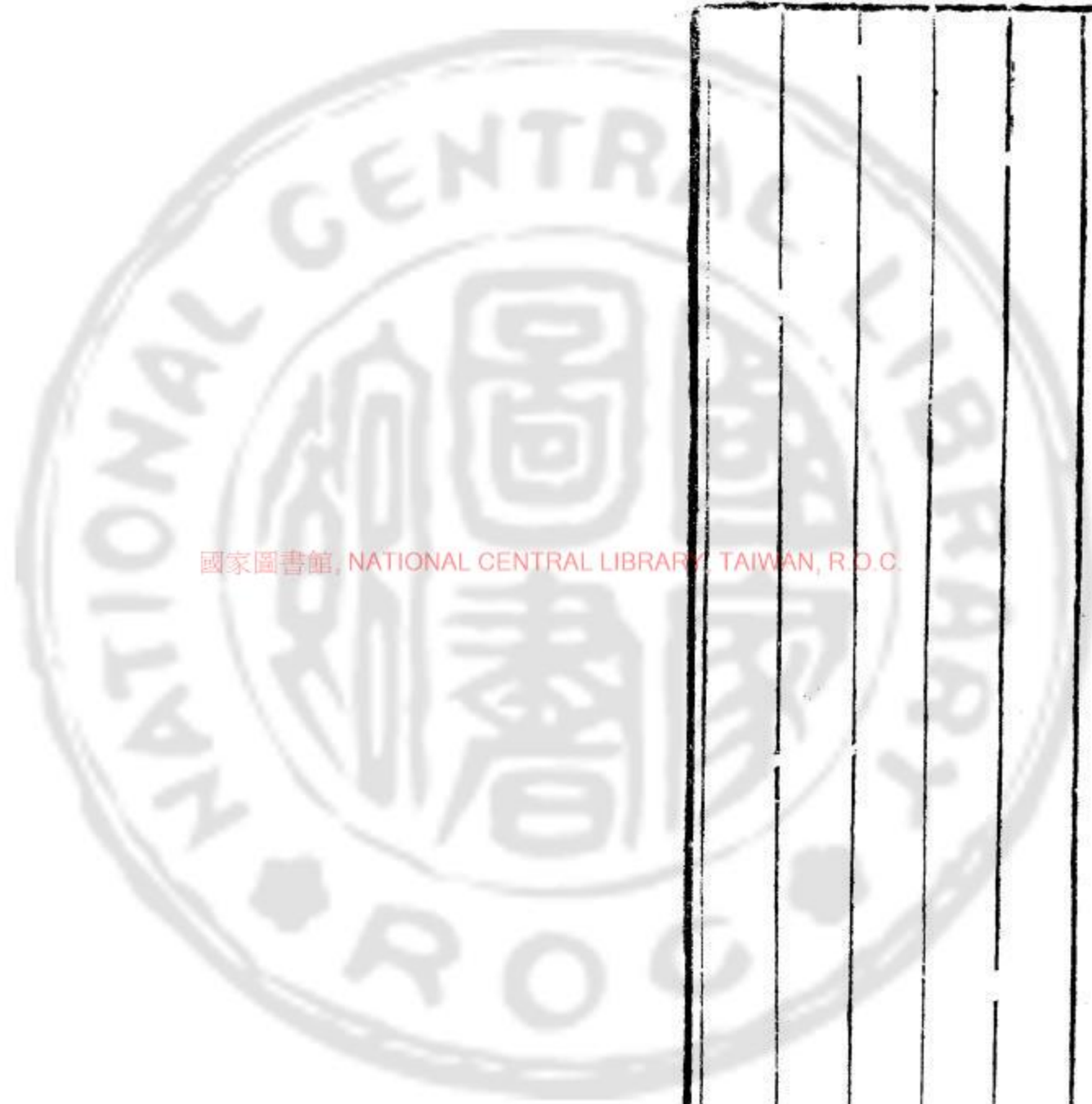
則治酒食則慈不諂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
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
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
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聽金馬管子對曰夷吾聞
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質事左右執說
以進蘄亡己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化貨賄卑其爵
位進曰輔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以
攻賢者見賢若仇見賤若過貪於過賄競於酒食不與
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
爭唯趣人詔湛洸於酒行義不從不脩先故變易國常

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
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
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
桓公曰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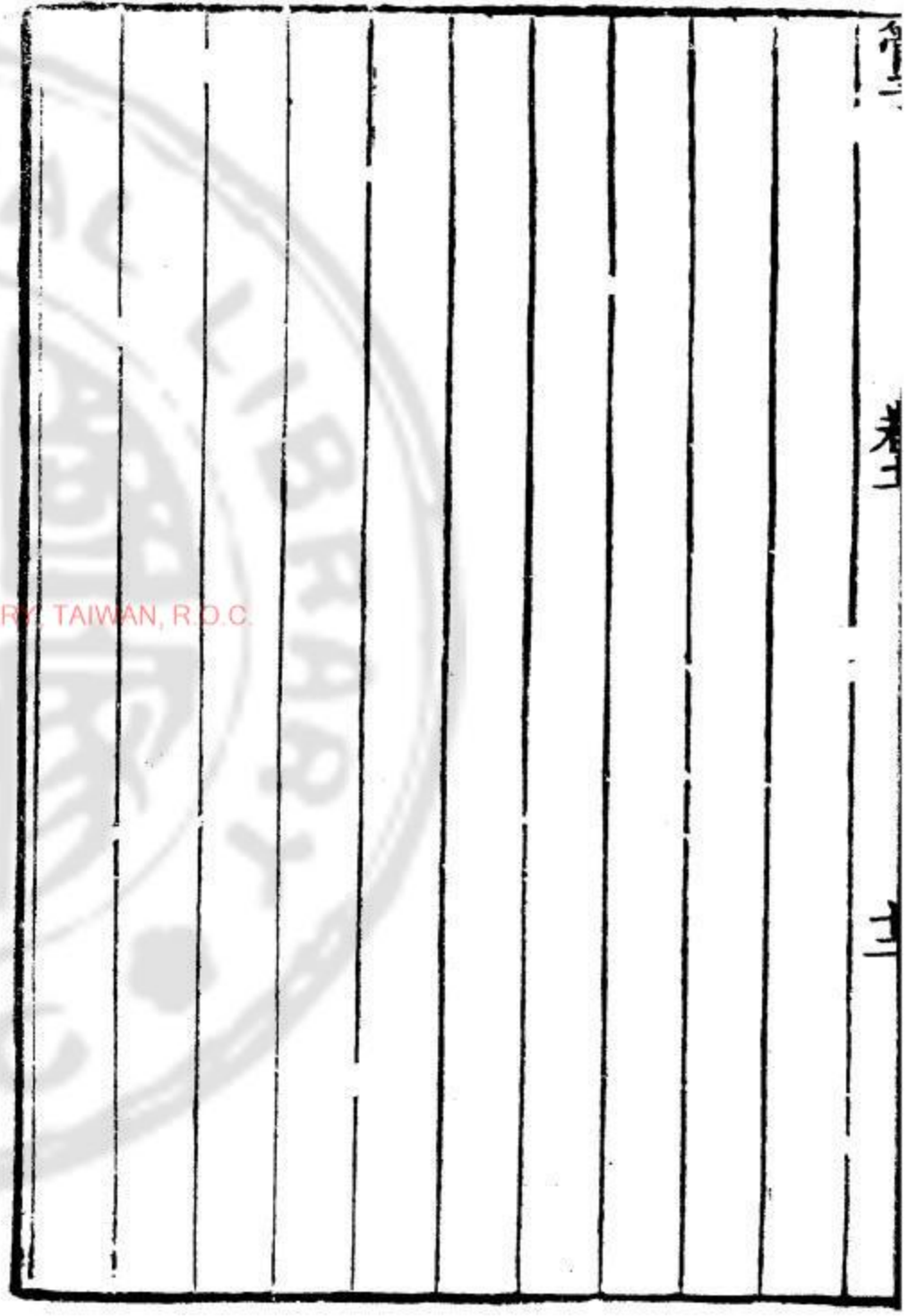
正言第三十四上

短語八

管子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

三

三

管子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
不同可與政誅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
時也山不用而童瞻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
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
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跖腓一跖屢
而當死今周公斷■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
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
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



樂大昏也博夜也

問曰興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曰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彊者能守之智者能救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以之始也

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子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非諠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諠之靜動人意以外心蕩蕩若流水使人思

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人使可乎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其甚貧不知耻水平而不流無源則激竭雨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雲則敷已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親尤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而祀譚次祖紀詛渝盟傷敬祖禰尊始也齊約之信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論於

管子 卷五
人此政者也可以王乎

請問用之若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人君壽壽以政年百姓不夫厲六畜遮膏五穀遮孰然後民力可得用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慈種而民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故日月之明應風雨而種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信死諸侯死

化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功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飲食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力故嘗致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滌之雕擦然後擊之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為之畜化用其臣者子而奪之使

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子虛爵而驕之收其
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雜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彊者以譽
之彊而可使服事辨以辨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彊
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
之邾故法而守常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好緣而好
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后可以與民戚
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
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
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故緣地之利承從

天之指辱舉其死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
天地之吉綱也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
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開其國者玩足以善言奈其
等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等家小害以
小勝大員其中辰其外而復畏彊長其虛而物正以視
其中情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擇天下
之所有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而函付其身此所
以安之也彊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高予之名而舉之
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倅則踈之母使
人圖之猶踈則數之母使人曲之此所以為之也大有臣

甚大將反為害吾欲患優除害將小能祭大為之奈何
潭根之母伐深刺黑之母涸不儀之母助章明之母滅生
榮之母失才言者不勝此一雖凶必吉故平以滿無事
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若積者立餘食而修美車
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千歲母出食此謂本事縣人有主
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積之市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
此謂利無常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利然后能通然后成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
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好而
不已是以為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事未道者不可

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
可以致詐先其士者之為自犯後其民者之為自贖輕
國位者必國敗踈貴戚者謀將世母事異國之人是為
失經母數變易是
母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
為使國大消三竟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者必從是嬰
亡乎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下苟今不
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謂殺

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輟安
而危也功成而不信者殆於強而無義殘也不謹於附
近而欲來遠者兵者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亡國之

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國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
有不利爭名者累哉是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彊以待
其害雖聚必散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
利之無害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世賤寡而好大此
所以危衆而約實取而言讓行陰而言陽利人之有禍
言人之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是故之時陳賄之道可
以行今也利散而民祭必放之然後行公曰謂何長喪
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
此謂衆約問用之若何巨瘞培所以使也貧民美龍墓
所以文明也巨擗棺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

工尤不盡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瘞藏作次相食然后
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鄉殊俗國異禮民則不流矣不
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安鄉
樂土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流民俗也斷方井田
之數乘馬甸之衆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皆以能別
為食數示重本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無餘
地與他若者一從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與
于殺若一者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
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上事勳者生功言重本言是
為十分累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官禮之司昭穆

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
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五官者
人爭其職然後君聞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
掌則上下均此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商之賢者亡而
後賢者易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嚴宗以朝殺示不
輕為主也載祭明置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中寢諸
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
有行故不送公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
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
諸侯會於朝曰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凶憂公曰吾

不欲與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吾欲致
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辨於致諸侯自吾不為汙殺
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故雖聖人惡用之能靡故道
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國貧而貪鄙富甚美於朝市
國國富而鄙貧甚盡如是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
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
伐不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千乘有道不可脩也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鈞則戰守則攻百蓋無禁千聚無
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事之時也萬諸侯鈞萬民
無聽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緣故脩法以政治

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公曰何若對曰以同日其夕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囊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故為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約同財亟依則說十則從服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請問為邊若何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而因其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女備食內外相備春秋一日敗事曰千金稱本而動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

上能必於邊之辭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能則專專則佚祿能踰則稼於踰能官則不守而不散衆能伯不然將見對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凡輕者操實也輕則可使重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為國輕以為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犯疆而無私害

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彊令必忠以義國雖弱令必敬以
哀彊弱不犯則人欲聽矣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人也
加功於人而勿得所橐者遠矣所爭者外矣明無私交
則無內怨與大則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如以予人
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此謂
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
自君之屬也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不可不謹也賢不可威能不可
留社事不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壙壤地之美也
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還神而遠執



交解者不處兌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久觀危國危過君
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利不可法故民流神
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是故得天
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人君重
之故至真生至信至言往至絃生至自有道不務以文
勝情不務以文勝少不動則望有廡旬身行法制度量
王者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
者也天地之極也賦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衣食之於人
也不可以一違日也親戚可以時大也是故聖人萬民

艱處而立焉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然後移商入於國非用人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然則貪動私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為數一

問曰多賢可云對曰魚鼈之不食叫者不出其淵樹木之豚霜雪者不聽其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彊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虛期於

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故阮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奸利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齋以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再殺則齊然後運可請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春秋冬夏之勝也然有知彊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取智運謀而雜糞亦焉其滿為感其虛為亡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時而為動地陽時貸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
事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分其多少以為曲政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
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夫陰陽進
退滿虛亡時共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能知滿
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地之變氣應其
所出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以
正且夫天地之氣有五不必為沮其因而反其重陔動
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比形之時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

而哀胡得而治動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倍美然後
有輝脩之心其殺以相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故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
安臧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則周律
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然則人君
聲服變美則臣有依馴之祿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則人君日退函則谿陵山谷之
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美視之亦變觀之風氣古
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燿有時而燿有時而胸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是故天子

管子
管子
之為圖國具其樹物也

管子第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第十三

心術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克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



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絜其宮闈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危疆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

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
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
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
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繫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
脩之此焉能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
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復覆虛矣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
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
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
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吉也義者謂各處其宜
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
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
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
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
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莫人言至也不宜也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
不顧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
深囿也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故曰不伐

絜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
絜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
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
損也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
紀萬物也

人者立於彊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
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為
天下始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
曰不怵乎好不迫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
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詐於物矣變化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偶之言時若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歸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

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然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無上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暮選者所以等事也極

管子
卷第五
五
變者所以應物也。昔者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為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無非所入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利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幾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彊，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厯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如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怒莫若樂。

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致為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

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刑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美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為度大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於身兵之服從於適德之來
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彊而驕者
損其彊弱而驕者亟死亡彊而卑義信其彊弱而卑義
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
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
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而自傷
也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是謂寬
乎形徒居而致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

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故曰美哉堯舜
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至矣乎故曰成功者隳名
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
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
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
能已無已乎効夫天地之紀

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
淑然自清無以勞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萬物歸
之美惡乃自見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洒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飢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靜乎其園也靜乎其莫得其門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拍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其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

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發於名聲疑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於神矣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后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悒悒者不以天下為憂刺刺者不以天下為策孰能棄刺刺而為悒悒乎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

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
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内固之一可為長久論而用之
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
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
修者王道狹則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
知生之有為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
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
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
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棄近而就遠何
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六合以考內
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左右前後
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
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
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
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
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
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管子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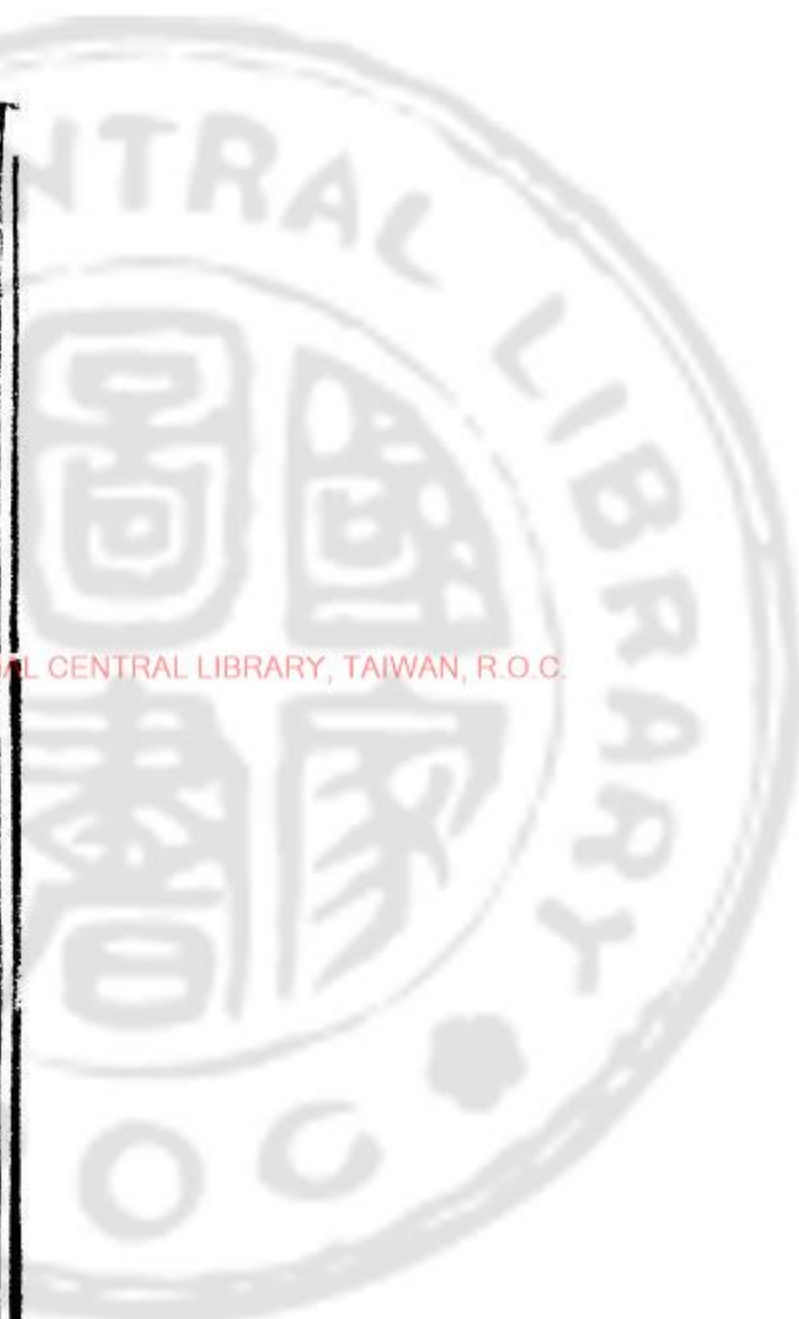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夫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然曰也亦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曰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



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
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
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
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王之所貴者九德出
焉夫王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
廉而不劇行也鮮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
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
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
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
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醜主肺辛

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主膈肺生
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心發為舌五月
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膚目之所視非特山
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淑
淑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
出焉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聞能存
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
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

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葉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若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美惡賢不肖愚後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澍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者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掠詐巧倭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

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
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
之治於世也不入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今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蹙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
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止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
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德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

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惛為忘惛而忘也者皆受
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
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為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
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
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
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贏
而發出節時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
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脩溝瀆翫屋行水解怨赦罪
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
星德星者掌發發為風是故春行冬政則彫行秋政則

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阻險脩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麇天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迺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曰德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膚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

服此謂歲德曰掌賞賞為豈有歲掌和和為兩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墻發故屋辟故節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管毋級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而賞之五政曰令禁冒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重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

收為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園小辯鬪
譯詆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牧四
政曰補缺塞圻五政曰脩墻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
皆入

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
溫怒周密其事號令脩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太寒乃至甲兵乃彊五穀乃
孰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為寒冬
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蠲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

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
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
藏四政曰捕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
民圍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
節失次則賊氣激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
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
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
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

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為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法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終者九也十者然後且五官於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以總一統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脩祭水上以待乎夫董反五藏以視不親治和之下以觀地位貨暉神廬合於精氣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經審合其聲脩十二鍾以律人情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

緯星曆以視其離通若道然後有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下黃帝澤參云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蒼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夫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蒼龍辯於東方故使為工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辯於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

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穀出國衡慎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贖蟄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癘離穀不夫麀鹿毋傳速亡傷維葆時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令掘溝涂津舊塗發藏任君賜賞君子脩將馳以發地氣出皮

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
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
御不誅不貞農事為敬大堪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
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而農夫
脩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命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
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
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
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
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夫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

組甲厲兵合計為伍以脩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
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然則晝景炎陽夕下露地競環五
穀鄰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
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數剝竹箭伐檀柘令民
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
然而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贖媼婦不銷棄草木根本
美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
殺天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

年三
卷四
曙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羸七十二
日而畢曙戊子土行御天子脩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
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曙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
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曙壬子
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
毀毛胎者臄臞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
也

管子第十四

管子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
 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苦必其將亡之道
 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
 訛者比於避夫靜與作特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
 得度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
 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逆節萌生夫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
 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



管子 卷五
起勿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伐成功之道羸縮為寶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羸羸縮縮因而為當死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

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濟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太文三曾而責義與德大武三曾而

管子
卷五
二
偃武與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貪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令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母失民命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養之以化

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脩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當時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感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
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
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
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
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小守之民而欲以固將

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二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四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
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
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
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
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
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芋
蕪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
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

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然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矣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

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

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

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
士無私議民無私論皆虛其詞以聽其上上以公正論
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
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
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
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
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
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
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
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
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
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
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
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
入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
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
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
道止之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
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
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
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
者不可差以長短今王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比周矣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
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致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入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
其譽故交眾者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
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於私
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數雖衆非
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
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而不以官為事故官
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
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

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視民已侵奪墮視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

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廣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君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不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此皆隨時而變因

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

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於利民自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
繼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膝膝故君道立君道立
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
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
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
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
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

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
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
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曲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是以先王知衆民疆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
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不具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

倍償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償以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償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償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以農辰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艱者姦巧不生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

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室屋底事也當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

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
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
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
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第十五



管子第十六

內業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渟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克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



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窳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天道者所以克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全謀乎莫聞其言交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窳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

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天主政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與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

下聽公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
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昭乎知萬物中義守不惑不以
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
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
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
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
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
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
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

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
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
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
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蓄不遇人害謂之
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
圜而履大方鑿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惑日新其德
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克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
生之惑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

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特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隳矣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平正擅勾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勾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汙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激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為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

一辨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中匈無敗即欲之道萬物不害

封禪第五十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

管子 卷第六 五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
人北伐山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
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
而乘車之會具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
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諫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鄔上之黍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
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
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集數至
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
不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
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
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
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
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
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衍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
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
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

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公曰吾欲漏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

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賭其善也何為其寡也管子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天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死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顰距故聖王之牧
 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
 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
 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
 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聖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
 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
 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
 民患百川道年穀孰糴貨賤禽獸與人聚食良民食民
 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林示穀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
 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
 穀不熟歲飢糴價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
 者發倉廩山林穀澤以共其材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
 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
 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
 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見乎而問焉鮑叔
 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見乎而問焉鮑叔
 趨而進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

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道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
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
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
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
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
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
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謂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
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
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持莫之弒也危哉

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
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
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
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
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
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
后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踐位令魯杜塞禱祝臯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

與若之多虜而少實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
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
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
馬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
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
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
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
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

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
平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
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
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兒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
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
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然視援
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則人乎左右對不

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覓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贅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笑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于戰禾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擯其齒遂入為于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

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
 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
 役後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傾者延而上與
 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
 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
 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
 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
 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也泯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
 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
 言古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

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
 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
 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

卷六

七

管子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蔽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閭故曰泰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吳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苛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



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張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主通人情以所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復爭世無刑民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艱苦下業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諛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饋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鐘石

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之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
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愉於活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豈舉事不
時必受其菑

天倉庫非空虛也商臣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
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
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
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
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
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

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
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
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
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
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僇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
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歛鳥獸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
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
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
燠草

天冬雷地冬震草木夏落而秋榮執蠶不藏宜死者生
宜蟄者鳴直多騰蟄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
貧其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庶也馳車
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飭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
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
取彼則入主道備矣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
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
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
所共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
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
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
士不為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明王知
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
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隄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
不煩而更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



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化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惰上故上惰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詭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萬患謨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駭主開罪黨以

為讎除讎言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居為非毋動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箴第五十二

雜篇四

禁箴於宵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

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更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

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未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則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刑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為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

管子 卷第六
六
夫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
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入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
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然而好惡不
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
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
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
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暑禮儀足以別貴賤
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
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

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
侵爭不生死忿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
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
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
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
瞻察則事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入之情見利莫能勿就
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

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
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
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
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
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而為紀法令
為網維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
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必當劍戟被裝必當鎧
鑼蒞笠必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
巧美當春三月秋室燠造鑄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

茲毒也舉春祭寒以禱以魚為牲以麋為酒相召所以
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母伐木母天英母拊羊所
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俱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
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
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宮位禮孝弟復賢方所以勸功也
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
物所以內作民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
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
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
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

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濕燥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

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無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菰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勞人奇利末其在乎也故國有餘歲民有餘食夫綴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倍然後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權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

從賈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
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
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
其約絕其使拂其意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弊五曰深察
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
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
也

管子第十七



管子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二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擲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



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
 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
 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壯而哀憐之此之
 謂恤孤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龍其目暗啞跛躄徧
 棺握遷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
 而後止此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
 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
 事之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事病士人有病者掌病士
 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
 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
 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
 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
 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金言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雜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右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奏並進則明不塞矣

右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

管子 卷八
三
惑其處安在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

中曰動文姦姦動則變及更矣

右主參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富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

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徧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土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士閭

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
著者所以為固也歲修增而母已時脩增而無已福及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保守也臣服之
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
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

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
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
也風霧雪霜一害也厲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
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
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

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
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
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
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
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
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必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而
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錐之尺有十分之三
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堆前地下則平行地高

即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
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安行水安行
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
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
此五者人君天地也

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
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
人率部校長官佐各則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
水匠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
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

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為者輒免之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
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
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
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龍
車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兩輦什二食器兩具入有之
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
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
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新積之
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母後時其積新也以事之已其作

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母事且器母事用水常可制而使母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其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茂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水之傍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囊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栢楊以備決水

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母以母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穡殺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故農馬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母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氣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郊繕邊城塗郭街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

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
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書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
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春伐
枯木而去之則夏旱之矣夏有大露原煙噓下百草入
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
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
田及官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
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甚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
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
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顛者顛
其畢矣故常以冬自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賞罰使
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
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
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當令水官之吏冬時行
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
常察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

管子
卷之
九
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
敗為效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
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
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
教側臣

管子第十八

管子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夫管仲之臣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從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具其木宜蠶桑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
 土也公叩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主於泉呼音中角
 赤壚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
 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問其水白而其民壽

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腐落地潤數毀難
 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茹其木宜種擾桑見是土



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

丘壇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萑葦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
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
流徙

黑壇宜稻麥其草宜華蓂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
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見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
如牛鳴郊中凡聽商如雞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

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
為有有八為徵不無有二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
角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
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
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葛山
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千

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二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懸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楠斲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谷其草魚腹與猶其木乃柳斲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斲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

競與蕃其木乃格斲之二十七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菅與萋其木乃品榆斲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攀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苳苳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士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群土之長是為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斲不溼車輪

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
土若在陵在山在墮在行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
長其榆其柳其檟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
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
宜竹箭藻鼃猶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
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
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
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
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橐土蟲易全
處木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蝕莖里秀箭長

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在
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
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
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
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掌大長
以美其細者如薶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蒙本白芷
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取土勁寡有疥
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
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

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塌不灰青悉以浴及其種大
葦無細葦無細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墮在
衍在丘在山皆宜竹前求龜猶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苴種木皮容榆
桃柳棟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豕其山之阜多桔
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蚩及彼白
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
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文且多鹿其
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
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於青昧以肥芬

然若灰其種欄葛棘黃秀美目其葉若死以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
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天水腸細水腸細莖
黃秀以慈忍心水旱無不宜也蓄田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
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芬蔭忍葉如藿葉以長孤苴
黃莖黑莖里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田植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志
五志之狀廩焉如塹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細莖黃
秀慈忍心水旱細粟如麻蓄田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三禾心土之次曰五纒五纒之狀強力剛取其種大卽卽
細卽卽莖葉如扶種其粟大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塿五塿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
種大莖細莖青莖黃秀莖田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三塿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
大柎細柎黑莖青莖秀莖田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
大莖細莖白莖青莖秀莖以莖莖田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塿五塿之狀累然如僕累才忍
水旱其種大柎柎細柎柎黑莖青莖秀莖田殖果木不若

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
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莖田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其澤以
疏離圻以臞堵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莖田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
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莖田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鳥凡五鳥之狀堅而
不脆其種陵稻黑鷲馬夫莖田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祭五祭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
下其種白稻長狹菑菑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
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
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
帶必飭朝益暮習日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子則一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安危坐鄉趾顏色毋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如誦必作其
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駭作對安無讓應
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叩反坐復業若
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盥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羞羹載
中別載在醬則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皆具而
退捧手而之三飯一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

唯噍之視同噍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坐無席飯必捧陸羹
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咄覆手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
手執其膺揅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或執帚下箕
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
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拚之以苴菜適已實帚于箕先生

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法橫于坐
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
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
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兩何趾俶衽則請有
常則不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
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二

雜篇十二

管子 卷九

問霸第六十二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第十九



管子卷第二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枝則民人附父母者



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
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王子婦者親之
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
王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
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
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復萬物制寒暑有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
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
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
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

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
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
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
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
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
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
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
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
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

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長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

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聖王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

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

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

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

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忘卑

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天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嚆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王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

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
之則民脩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
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
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
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
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
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
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
姓僭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
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瑤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
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
在所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
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隹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
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
事而有福亂王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

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
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必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
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
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
雖出名器重寶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
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
其音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
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

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
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
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能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
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
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
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突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
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
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主之所以治也斷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斷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入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隈奚有於高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入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毀譽毀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警衛言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謙臣謙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又遠而利愈多故曰謙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樂而后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倍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夫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寤

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

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聖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至惡諫則不安人此食食則不肥故曰此食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言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

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
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之所短也緣
高而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螻蟻之所長責人
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崖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
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冒
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
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之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

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
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
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
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
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
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
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

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肅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所禁則

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肅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

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又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矣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

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

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尾則慈母答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尾必答故曰生棟覆屋死慈不及弱子下尾慈母操斧垂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天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

管子 卷第十四
四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

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母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母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母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
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
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
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
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
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
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
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

亂主不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
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
有患則鄰國莫多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
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
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
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后天下治婦
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
聖人則天下垂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
醜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霧氣蔽差罅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

也左右多黨比周以難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管子卷第二下
言是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
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
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
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下



管子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之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母聽無變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敵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蓋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



能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母攻人可也不能令人
母攻我彼來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
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
必覆軍殺將故曰無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
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
無別及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
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
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

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
之所皆易之者何也天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
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力智者不為謀
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
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母聽群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
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后夫
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厄殆
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
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
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空積竭且
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
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駸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
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
於上黨與成於卿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羣
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
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母聽諂諛飾過言之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
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天者也故主惑而不
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
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
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
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
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
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

管子 卷三
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

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二經既飾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佞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怒乃起今乃廢縣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分實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
觀終始審察事理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
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
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
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
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
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用
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
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甚矣其不成其功不立故曰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
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
有名以休之

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
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
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
僂孔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
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越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
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
無以使下非斧越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
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
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
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得免者則斧越不足以畏衆
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斧越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

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
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
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
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
矣故曰兼愛無遺是為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
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
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人
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貧

成事以貨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審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審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審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不怨故曰費然起而不復及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壤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若殃民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各越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苛邪乃恐苛革邛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照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貨必治天下天覆復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正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
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
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
子愛施所施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
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
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
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
義彰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

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
亂之所生生於怨怨外口怨外口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
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
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
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
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
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

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
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
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
散庶薑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
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無
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無照之
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

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
之惡惡不忠而然妬惡不益譏而名常稱惡不位下而
位上惡不親外內放此五者有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
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示而不可犯也察
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
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辯
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
明也

明王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持而獨立大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王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誦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死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王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而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

法曰令不出謂之威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恃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雍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雍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雍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艸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

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外也
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

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王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
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
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
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諛
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
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
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

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
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
曰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
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
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
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
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
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

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上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必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慈惠之

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女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賞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愚

是故忘主私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固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

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又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敵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威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

法令察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救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知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庸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

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夫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
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
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
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
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務為如此者則官失其能
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重言智者試之以官
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
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

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
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
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
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
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
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
驅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臣主之過
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
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

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入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

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法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音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

管子 卷三十一
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戶督后事所效當則賞之不
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察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
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
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今相公
曰何謂國無儲在今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也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相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
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
釋而秔稷百日不秔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

君立扶其室五懼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
五日則五懼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
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
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
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爲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
必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相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
求盡也彼三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則土
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
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

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口為子之春車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祭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斂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突羅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突羅負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洑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於前無狗後無甕者

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屨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
功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
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殺之人淫暴貧病之
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筴
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
重則見舛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重貴則
持流而去矣相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
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
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之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負此
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
已相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
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相公曰何謂
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
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
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而民
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
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
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三

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紉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



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紉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紬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

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榭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

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豈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
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三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
升而金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金五十也升加一疆金百
也升加二疆金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
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筭之尚日
二百萬十日二十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二千萬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
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
吾子則必實鼎號今夫給之鹽豈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
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
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居王友者必
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刀之重加
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
一人之藉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滕事無
不服藉者

相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
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

也

管子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

而請也王霸之君士公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

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
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
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
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
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綴量用耕田發州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
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
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
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

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後耳惡能以為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子而狗蔬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
十繩而道有餓民然則言虛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
哉夫往歲之糶賤狗蔬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
適賤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
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
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
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
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

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歟輕以賤也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歲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歲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器械種饗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緡帛夏值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王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庶藉謂之毀成以公田藉謂之止生以田畝藉謂之禁耕以正人藉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蠶蠶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擅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

不服籍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土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土半萬乘衢處壤土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杆格敵國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妃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感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自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犬准然后萬乘可資也

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
 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
 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幣並黃金為中
 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
 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
 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
 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
 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
 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
 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相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
 田若干人事之佳若干穀重若干曰既示縣之人若干田
 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
 餘若干曰某鄉文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
 直時而擴之終歲人己衣被之后餘衣若干別群軌相
 壤宜
 相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芒孟蒲之壤有

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
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筭於人畝
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
必本為得此君失也

相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
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其御田若干食者若
干其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川里曰田若干人
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
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
其人食者謹置真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

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真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
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
穀之擴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
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必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決也
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
奉者皆置且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
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應重有加十
謂大家委此員家曰上且隣循游入出若干幣謂鄰縣曰
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
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昆員家假幣皆以穀准

幣直幣而唐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
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二在下幣重而萬
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
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上國軌布於朱形據其已
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
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之令之所止令
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

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
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以廩之矣泰夏民之
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繚
衣夏單衣捍籠屨繫其膝管履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
若干無此具之家皆假之械器膝管履屑糗公衣功已而
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
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
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

管子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
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嶸之西塞丘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彌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
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
而國穀再十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駁之顛齒
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駁就欽子之牛馬上無幣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立贊散其粟
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
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
去邑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
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
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
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
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擲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
奉之租若干棺擲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下君常操九疋衣食而絲下
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
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
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

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
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斡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斡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
財爲權人必力爲權君必令爲權失天之權則入地之
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入地之權亡管子對曰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
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入地之權比自失也故王者
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

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豐辰夫故事力作故
天毀地凶旱水決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
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請紉
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必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
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
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舛輕則見
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舛者失策也不備天權
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
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已

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益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二十粟賈百其在流筭者百畝

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重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子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固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曰管子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蓄實且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蔬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菓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蔓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木使葉實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訒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臧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筭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揅而治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筭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言成敗也卜者卜凶言利害也氏之能

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
家者即具官時使豫先蚤間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
失策萬物與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言不相亂此謂君
棟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
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
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
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
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由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

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
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
者非徃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也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
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
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禁戒也
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
也將御神用筮桓公曰何謂御神用筮管子對曰北郭
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撿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

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士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茲然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為無貨而藏諸秦臺一日而豐之以四牛立寶貝曰無貨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命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歎受五盾丁氏歸車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又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
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齊壤築也用貢國危出
寶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
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一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一豫之
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節千乘之
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節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
蓄節以此與令進退此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移而肥籍歟

管子 卷之九
收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必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身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得不自負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得者夫梁聚之言非也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謂士曰何不官百

能管子對曰何謂自能相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士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意所在國何數之有彼穀上藏於上二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相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買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相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必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四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

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夫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穀春秋國穀去於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以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春秋國穀倍重數也夫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春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者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

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舍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

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舍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庶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夫上歲之分以幣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

分在上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
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
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
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緘國穀三在上二在下復筭
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相公曰何
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
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夫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
友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夫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
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

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持命我曰天子三百須泰畷而散大夫
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龍室其
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
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
國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相
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
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
祏故伏尸滿行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

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
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經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
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
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
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
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
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食以幣人
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皆在上幣皆在下國穀什倍

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
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
焉曰其月某日苟從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曰而
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
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同
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
數管子對曰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至於海
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

管子卷第二十二
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國
牧食之人養視不夫扞殞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
不鄉贅公府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羊犧牲月賈什倍異日此出禮
義籍於無用之地因門牢筭也謂之通

管子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
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壤之國
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
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
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

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管子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己乎管
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
之筭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
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
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特祭之故
利不相傾懸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第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十一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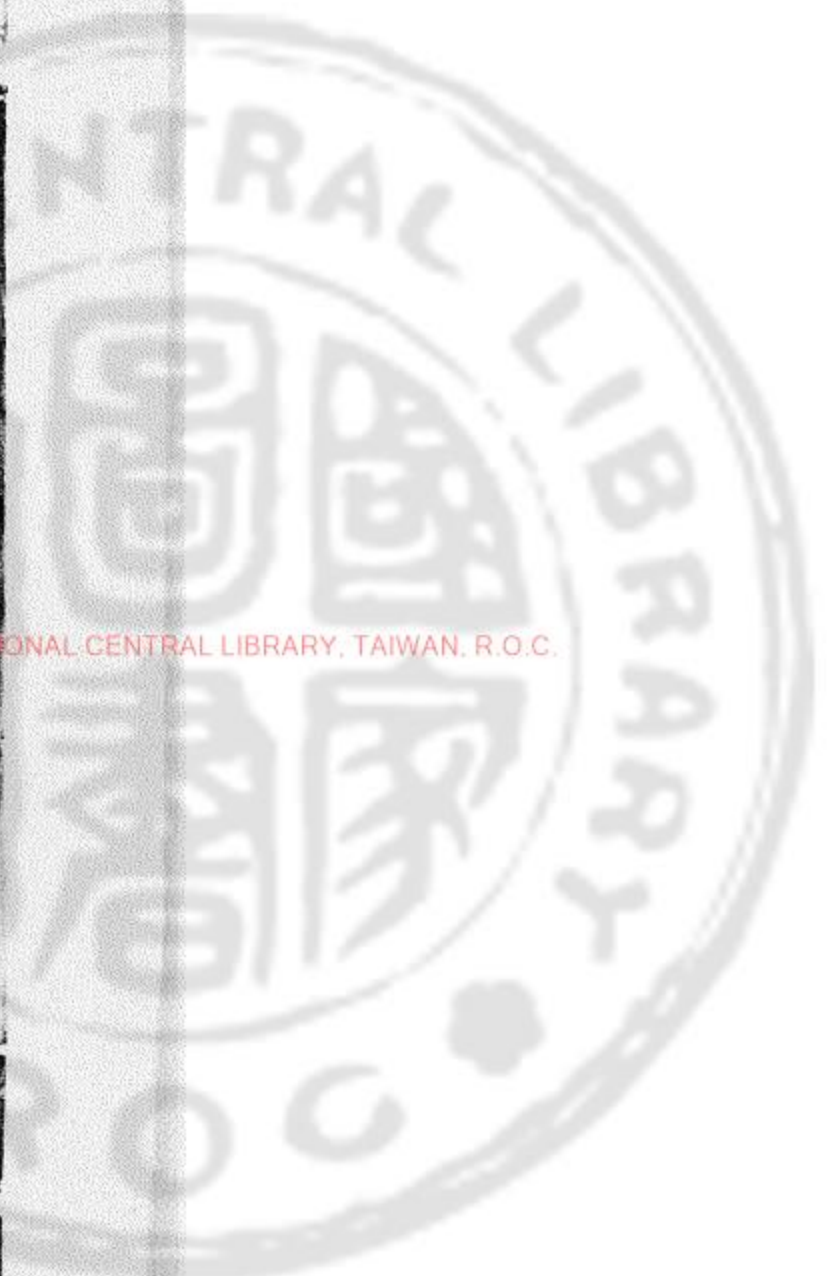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相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三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相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穀粟而地非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榮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鈔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棄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曷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鏃矛

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且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豈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鈔者其下有銓一曰上有鈔者其下有鈔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鈔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

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溼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上下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之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

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天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辟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車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沽鹽百口之家百人

曰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
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
而金百升加什耗而金千君伐菹薪者泔水為鹽正而
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
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家墓又
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
鹽然鹽之重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重買修河濟之流南
輸梁赴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園之本其用鹽獨
重君伐菹薪者泔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且五穀可乎管子對曰

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
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疆
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
本粟因吾不幣騏驎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
然後天下之寇一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
 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濫制天下至於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
 澤逐禽獸實以盜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
 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王南貴江漢之珠其
 滕禽獸之仇以大夫陪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
 諸侯之子將委質者昆白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
 夫豹飾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布武豹之皮故山
 林之人刺其猛獸若然親戚之仇此君曰免服於朝而猛
 獸滕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

數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
 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
 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
 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
 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守守民
 口也聲者所守守民耳也色者所守守民目也人君失
 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
 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
 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擊其鼓自言能治田土

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覺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明父故無敢效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官田也鄰國官田之鄰國每動重官田君之民貧者重官田畝者重官田大准之

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及其事萬物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操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重賈而行故物動則

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將費重具賤相富此謂國衡以利相
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止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而朝間
則田野克田野克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
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
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
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
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
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

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
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教以調用積餘藏羨以
備賞天下有能者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
讓無為奇性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必出戰諸侯宿服
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費五倍二歲耕六
歲食粟費六倍二年耕而十年食夫富能奪省能予
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
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平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技社稷不啻食無生臣親沒之后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禰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王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砥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且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囊而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

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
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
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
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百乘之國
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
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
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
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
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
千乘而制輕重毋過二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
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
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
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
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
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
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
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
行邑望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

東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誰之當壯者遣
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有事皆舉無留力失
時之民此皆國災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曲辰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
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
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
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賞其子三其本若為
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
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慙民也輕重不調無

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木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
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
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
無食者子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
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
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
逃其瓜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赫涿
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

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較林汴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較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知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哭哭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入逃戈刃高仁義棄夫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焚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道立立駢牢以為民饒彼道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乘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必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比日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

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將女工入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譴而不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窮民無以與姑藉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暑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枉夏不東柎以觀凍溺弛北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死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管子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今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
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請戰衛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
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傳
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
遷封食邑而居者君尊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
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
商蓄貨積餘藏羨時蓄田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

編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
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
于大夫有五穀茲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茲金鑿之數不得為侈矣焉困窮之民
聞而糴之金鑿無上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
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救貧病視獨老窮而無
子者靡得相糴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漕之中若此則士
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
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入使然也桓公曰皮幹
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具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

管子 卷十三
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
北不相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
民之籍去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
北不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
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斲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
之賈必坐長而自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
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
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 卷十三
相公曰弓弩多任較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
多任較者且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鴟之全近鵠鴟鴞
之運遠鵠鴟之所在君請試擊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劫人三月解弓弩無任較者
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鴟之所在君試
擊而聘之道澤之民間之能也而能遠非士鈞之弩弓不
能中鵠鴟鴞彼士鈞之弩不能中鵠鴟鴞不能自正故三
月解弓而弓弩無任較者此何故也以有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屋管子對曰不可是豈成也欲
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豈成也管子對

管子
曰不可且是殺生也欲籍於國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相公勿然作色曰萬民至屋空而籍不可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願官吏勸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而人來勿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謂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雩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散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吳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竭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貞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下伊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夫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之美相

公乃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其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乃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屨之厖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鞦韆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厖有所繼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相公曰此若言可

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道新者水為鹽正而積之相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乃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子美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相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汴水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

管子 卷第三
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園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二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
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
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
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
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君之籍
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公皆入於商賈比中一國而

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
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
其山林洎澤艸萊不可必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洎澤艸萊者新蒸之所出犧牲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移愛之於
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
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
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
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茅次
日樹麻次日絕道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倍六時制之

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次粟食一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支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

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者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親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入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饑餒於澗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

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州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無而無止者何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

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為天下故甲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

行項戟一言而靡弊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
 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
 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
 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
 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
 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
 四十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
 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
 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實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然鎗然擊手金士帥然策桐鼓從
 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
 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
 是六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
 其子死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
 耳故不遠千里而能死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
 恃之國發若雷霆勤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
 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弊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他財反毳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
 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珍珠琅玕
 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
 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
 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琅玕也
 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事無
 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孰殺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盟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



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君此則如芻豢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君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疆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

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自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王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鑿一推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

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積山諸侯之國也河壙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壙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蕘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

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

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補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相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

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文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獲量其父一收之積申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祖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即壇而立窳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皆有

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相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職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

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士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
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費百倍而
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
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戚罔寡人
不得籍斗升焉去沮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壘不為用之
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
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
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
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
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
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不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
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日國貧而不用足請以
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捐焉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事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
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不足以備其根天下無兵則
以賜貧賤若此則道菜鹹鹵澤斥山間壞壘之壤無不
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粟
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
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
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
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
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
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菴使卿諸侯菴千
鍾令大夫菴五百鍾列大夫菴百鍾富商菴五百
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

鄉諸侯令大夫城菴農夫辟其五穀二倍其賈則正商
夫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
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
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
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
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
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纒之所
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
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任也此之謂冬之

管子
卷第
七
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
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三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五
管子輕重十六

右菁茅請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賈稱貸家以
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及之
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謹請使賓客無
馳而南陽朋馳而北審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
夷吾謹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
其受息之氓幾何于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
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
其稱貸之家多者十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
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客有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

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
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
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
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昌
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
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齊
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
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
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
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
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挂
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其管子西見天子曰幣邑
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
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
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詔令於天
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
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
無籍陰甲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彌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毋至其
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
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
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
坐長而十倍其質一束而白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
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
菁茅之謀也

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胡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
然欲國之無貧負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
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鍤
枝蘭鼓則必生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
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
舉哀而問曰寡人多務今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
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鍤枝蘭鼓其質中純萬泉
也願以為吾負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
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
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

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
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于純也而
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
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
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以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
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相公曰此若言
肩謂也管子對曰昔來公吾染練苴之於萊純錙綯綬
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一金萊人知之聞募苴空周
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也采有推馬是自萊失募於此而

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
天下此之謂國准相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
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錙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
錙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
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彼
遠近之準平矣

相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准管子對曰孟春

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
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夏惟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該謹絲麻之謝物且為
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
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買不得如故
此之謂國準

龍闔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
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

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後
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授之哉兆國有勸風
重授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
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讎今彗星見於齊之
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號今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
服天下之讎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駁左右
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
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雷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鷩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我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崢嶸之戰民多稱債負子台息以給上之急度上

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治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今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拆築曰君曰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嶸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柔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地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

賈故國中大給崢嶸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若富商賈之民廓然若貧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民蠶氓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畜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善其守列投民蠶蚶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

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相公曰善

相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晏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晏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苧不種蠶繭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

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萬民藏之為此有道困京者二家君親式民間之令其作業而公問管子曰成困京中國中莫不聞是民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也民何為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

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去薪成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今半歲萬為困京以藏救粟五穀者盡也半相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上以給上為君言舉而名實俱在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

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

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
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新芻之
所生者斥也公曰托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
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
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未
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
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
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
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在
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
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商下注之以徐疾一可
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
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負可以為
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
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貨舉國而十則有百
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
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
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

管子 卷第十四 輕重
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大陸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輦驟民食之無茲謂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渴澤有虞之王燒墮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溫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

外鑿二十蟲黠十七沮疏三江鑿鑿玉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菑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忒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勿弱諸侯元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禮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逢螭螯也齒之有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緜公
服緜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
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緜矣相公曰諾即為
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緜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
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
緜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
塵十步不相見緜綺綺而踵相隨車較轂騎連伍而行管
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
去緜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
君即令其民衣緜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
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
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
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沐涂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
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而清中而濁應
穀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
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

管子 卷之四
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殖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
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
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
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
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對
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
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
也此亦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
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

二年相公止柴萊莒之糴二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
之中隆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
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誦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相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
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相公與民通輕
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
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
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

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曾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

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山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雜枝聞之必使齊公比雜枝侵其比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管子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比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雜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

齊之弊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亦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

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賣於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曆曆生

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
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
壇服青而饗青措土物帶王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
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生而勿殺賞
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錄墮竈泄井
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鋤鋤又擅權渠緹縹所以御春
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
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
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
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
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生
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尚不樹藝者謂之賊入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
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奏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
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
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行
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
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
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
於太祖其盛以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
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
祀於大心心西出其國日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
玉摠帶錫監吟瓊簷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曰
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
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
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

黑而純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山人斷伐
具械器趣沮人新翟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
不令不耕之害也宜共而共去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
共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
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螫者
鳴不藏之害也張耒當弩鉞耨當劍戟穫沮當芻鉏
管至當採槽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